

SELECTED CHINESE ESSAYS 2002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2002

中国随笔年选

李 静◎ 编选◎ 花城出版社

中国随笔年选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静 编选

中国 随笔 年选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中国随笔年选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李静编选.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4

ISBN 7-5360-4015-6

I .2...

II .①中 ...②李 ...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3324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邹靖华

技术编辑:赵 琪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

(南海市桂城叠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25 1 插页

字 数 350,000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015-6/I·3255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自2001年始，我社推出由中国散文学会主编、李晓虹、王兆胜编选的《中国散文年选》后，以其高质、公正、全面的编选风格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从2002年始，我们扩而推出同样由中国散文学会主编、新锐青年评论家李静编选的《中国随笔年选》。这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年选本：质量高，有深度，对合理生存的深切关怀及对前景的积极探索，透射出很强的思想现实感；深刻的思想性与睿智的文采相结合，有较强的可读性和知识性；切入角度新，张扬十分自由相当舒放的随笔风格；博采众长，海纳百川，显得丰富多彩，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同时，我们还推出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谢有顺编选）、《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洪治纲编选）。两位编选者是当下文坛著名的青年新锐评论家，他们的理论精神、批评视觉和敏智的认知能力决定其选本不会是平庸的。

我们等待着读者的评判。

感谢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小说学会，感谢编选者，感谢广大的读者。

目 录

长短浓淡总相宜

——《2002 中国随笔年选》序 石 英 (1)

在真城、智慧与自由之间

——选篇者序 李 静 (4)

自由意志赞

——读《神曲》 残 雪 (1)

是作家选择主题，还是主题选择作家？ 陈众议 (10)

模糊的“中产阶级”肖像 程 巍 (14)

自由人生活在政治之内还是在政治之外？ 崔卫平 (28)

再读舒芜 丁 东 (34)

劳动节春秋 丁 林 (37)

若没有阅读和写作，我会是怎样一个让人痛心的人 冯秋子 (47)

“文章报国”：百年回首《大公报》 傅国涌 (50)

格朗贝岛，大坟岛 郭宏安 (62)

敦煌的第一知音 焦国标 (78)

世纪之交的东欧左派 金 雁 (82)

泪为谁流：海涅的一次心灵震荡 雷 颐 (90)

“三农”寻思录 李昌平 (96)

随笔三题 宝贝站着小便考 春画 水兵服 李长声 (112)

黑哨思维 李 洱 (119)

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	
——关于“真实”	李敬泽 (121)
云在天边	
——云南七题	林 白 (129)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林贤治 (135)
女性的暴力美学	刘 春 (162)
“私民”及其承担	刘洪波 (165)
曼哈顿随笔	刘索拉 (174)
阅读文学的政治	
——柏林论俄国思想家	陆建德 (182)
什么是纪录精神?	吕新雨 (189)
文思三题	摩 罗 (198)
告别九十年代:	
问题意识复苏与文化主体性重建	秦 汉 (204)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纪念“9·11”一周年	秦 晖 (209)
事出刘文典	邵 建 (226)
故人何处	邵燕祥 (246)
王小波的笑声	孙 郁 (264)
一生中的五个偶然	王得后 (269)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	
——兼论宗教伦理于构建绿色生态的意义	王开岭 (280)
县官不是县官	吴 思 (291)
怀想父亲	筱 敏 (305)
当手执公权者横行不法时	肖雪慧 (318)
延安的文风	谢 泳 (325)
消费社会的身体控制学	谢有顺 (328)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徐 晓 (334)
哪里有柔软的石头?	

——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余 杰 (357)
文字可以做什么	
——李昌平和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	余世存 (363)
杂感三则 小剧场里的巫术 器官阉割史	
小虫子与老母鸡	张 柠 (374)
记忆洪水	赵 园 (377)
典故六记	止 庵 (382)
翅膀	周晓枫 (397)
正才之风	周泽雄 (405)

(文章先后系按作者音序排列)

长短浓淡总相宜

——《2002 中国随笔年选》序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石 英

我先于大家阅读了这本《2002 中国随笔年选》，很有些非同一般的感受。应该说，我平时读这类选集是不算少的，但这本2002 年度随笔选是极有特色的一种。编选家的眼光在于：它是真正的随笔。虽然有人可以说所谓随笔与某些散文和议论文没有十分严格的界定，但我觉得，在多少年的约定俗成中，在有识者的直感中，随笔还就应该是随笔。本集中的绝大多数文章是合于这种感觉的。另外，它们是十分自由相当舒放的随笔。仅以篇幅而言，就不是一刀切，短则一两千字，长者万余字。只要合于标准也不舍其长。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切入角比较新，给人的感觉无愧是2002 年的新发现新思考。作为一种思想而言，固然不可能与过去已有已知者全无关联，却总得有较鲜明的时代感，这与文章的吸引力肯定会有很大关系的。还有，本集中的许多随笔都写得很有味道，很少那种选摘抄一段“报载”再引申出一些注解性的文字的简单程式，足见随笔的作者是很用心的，有自己的感觉，有一定的意蕴，有相应的文采，这样的随笔就自然具有必要的文学性。

有关随笔的问题，以前当然也曾想过；但读了本集的一些文章后，又加深了我对此的认识——

质量高的、较有深度的随笔，其作者无疑是优秀的思想者。本集中的作品，无论是纵目社会人生之宏观世界，还是表面看来仅为个人的精神天地，其内核实质皆与社会发展和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或展望或叩问，或褒贬或忧思，总体上说是对合理生存

的深切关怀与对奇景的积极探索。作品所透射出的思想现实感很强，即使是一些对历史上人和事的剖析，也不难使人感受到现实人生的脉搏与体温。其实，这并不一定需要刻意联系而自会产生某一点某个侧面相通的感觉。因为，以思想者的敏锐性和责任感不可能使思想的翅膀只是一味翱翔于遥远的往昔而与现实和时代的触角完全疏离。

随笔的敏锐性和深刻性毫无疑问应与其它方面的吸引力相融合。所谓“其它方面”应包括它的亲和力和不乏睿智的文采。如此它的深刻的思想才更适于为人接受与吸收。当然如在严谨沉厚的同时，也能表现出较多的生趣和幽默感也是一种品位。本集中不少作品就是这样的，读来觉得既很到位又很舒服，令人深思中又不乏亲切感。这可说既是一种收获又是一种享受。当然，在风格问题上，应取宽泛和兼容的态度。看得出本集的编选者在这方面做得是颇具匠心的：尽量博采各家之长，尽量容纳各种风格。这样通读起来就显得丰富多彩，而没有单调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有时我们看到某种选本，就单独一篇作品也许都是不错的，通读起来却多少使人感到遗憾：如出自同一口味雷同的大师傅之手，每道菜肴都几乎是一个味儿。由此便可看出：选家眼光之睿智之兼容而力避偏狭，对于一部选集的分量和受人欢迎与否，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目前，各种文体的选本很多，图书市场上的竞争态势不可谓不激烈。这就更加警示编选者：只有在更加合理的眼光观照下，以独具的匠心编出质量编出特色，庶几在市场竞争中仍可为慧眼所钟。

最后，也许是几句题外话：当前流行的某些“大散文”，其中有的是不是偏向于随笔之列？因为它们重在事、理及至探索与考据，而少重于性。当然，如上所述，所谓随笔与某些散文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鸿沟，但选家和有识见的读者应该说还是从其基本特征和不同味道上大体分辨出来的。这个问题如能解决和力争解决得更好，便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当前在散文界对“大散文”的某些争

议。这是因为我读到本集中非止一篇万字以至近两万字的非常好看的随笔，便启发我产生了如上想法。如何？一并就正于方家。

(癸未年春节于京)

在真诚、智慧与自由之间

——选编者序

李 静

应当首先声明，这本名为《2002 中国随笔年选》的书，不求“权威性”，不求“全面性”，不求“代表性”。它只是如同一个愿意睁了眼看、拒绝自我欺瞒的人，惟求真诚、智慧与自由。在这三个词的背后，潜藏着我们所期冀的爱与美。

鉴于这样一个单纯的标准，我选择了读者朋友们所看到的这些文章。它们看起来似乎是极不搭调的，极度的惟美主义情调和严厉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共生，探讨艺术问题的圆润和声与剖析现实问题的粗砺噪音混杂，极具文学价值的奢华文字与只顾痛陈真切思考的质朴之文交映……作者虽然皆为卓有建树的作家或学者，但是这些人，由于其所涉领域的毫不相关，其文字功能的迥然相异，你或许无论如何也很难理解他们何以会出现在这同一本书里。如果不是选编者自身价值标准错乱的话。对此，我需要在这里略加解释。

的确，我力图使这部年选成为一本参差多态的书，参差多态得使“随笔”这一文体包含文学，但溢出了“文学”，而弥散到一切事关“人文”的文字领域中当然，要以一般读者能够无障碍地阅读为限。这样，这个选本里就不仅仅有美文，更多的是那些由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求真欲望所驱动的论题不同的篇章；即便是美文，也是由于这种“美”里蕴藏着自由与智慧的潜能。这主要是因为，修辞之美固然重要，但当“美”的功能在此时代已蜕为装饰，“真”却由于其风险过高而举世难寻时，爱智者宁愿舍“美”求“真”。因

为这智慧而质朴的“真”，是让被遮蔽的苦难与柔弱发声，是让被遗忘的文明与正义回响，这种声响有时虽未呈现为修辞之美，但是它却由于饱含大爱而走向人类精神的大美。

那些期待着像吃一袋果冻一样舒适地吃掉本书的读者一定失望了，因为你拿在手里的不是一袋果冻，而是一杯烈酒，它会烧痛你的咽喉，点燃你的心火，让习惯甜腻的你不适、不安而不甘。别怪我，请慢饮，真正的好东西，都不是平静和顺利的。

自由意志赞

——读《神曲》

残 雪

《神曲》是艺术家追求自由的过程的真实记录，这个过程也是人由发本能的自审（地狱），到有理性的自审（炼狱），再到纯精神的分析（天堂）的过程。追求的动机则是美德（一种有点神秘的理念）的感召。自由意志本身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她要无羁绊地上升，一方面她又在对苦行的渴求中将自身限制在地狱体验里，这两方面的力就构成了追求的律动的模式。在以“我”为主体的追求者身上，自由意志又是怎样体现的呢？或者说，“我”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自由的呢？

在地狱篇里，作为诗人的但丁的自由意志是通过一分为三的分身法来实现的。浮吉尔是诗人的理性与智慧，“我”的本质；俾德丽采则是诗人的理念，“我”的更深一层的本质。随着探索的深入，浮吉尔会将接力棒交给俾德丽采，由这位女神来引领“我”登上精神的极境。当“我”在原始的冲力的支配之下，闯到了这片与世隔绝的地带时，是浮吉尔用他那温和而又强大的理性之力，为“我”身上沸腾的野性指明了发泄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浮吉尔所说的“另一条路”。另一条路是同世俗永别的路，另一条路又是同世俗的投影纠缠到死的路。浮吉尔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将地狱的悲惨体验加在“我”的身上，让我在绝望中一次次奋力突破。

……我将做你的导者，
领你经过一处永劫的地方，

在那里你将听到绝望的呼叫，
将看到古代的鬼魂在痛苦之中，
他们每一个都祈求第二次的死……^①

之后浮吉尔对“我”的肉体的折磨（伤心流泪、头昏眼花、直至昏厥过去）使“我”闯过一个极境，“我”的精神也随之不断升华。当“我”不知不觉地贴近死亡体验之时，境界也越来越纯。然而“我”究竟为什么会踏上跟随浮吉尔的旅程呢？以“我”显得有些优柔寡断、甚至有些软弱的性情，怎么会产生出如此大的信心和决心呢？文本中已经说过，是出于爱和同情，出于高尚的理念追求。只有美德（爱）可以使人无畏，在美德的感召下，人才可以战胜来自世俗价值观的怀疑，在信念中去追求幸福；生的意志也只有在美德中得到体现，离开了同情心，人只是行尸走肉。这就是为什么“我”竟能战胜肉体的恐惧，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永生的原因。生的意志越强，同情心就越深（即使这种同情以曲折的形式表现也如此）。所以“我”，在通向自由的一层又一层的地狱里，所体验的全是“别人”的苦难，“我”自己却似乎处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正好是这些“别人”（自我的对象化）在协助我完成体内原始之力的转化。一颗博大的心包含的是全人类的悲欢。艺术创造中这种分裂的奇观，需要读者用心体会，才会感到其间的层次。

有了美德之后，便会产生俾德丽采似的无畏。

“既然你想深究这一点，
我要简略地对你讲，”她回答说，
“我为什么不怕来到此地。
凡是具有伤害力的东西，
才是可怕的；其他的就不，
那些东西并不可怕。”^②

俾德丽采这里谈到的“那些东西”，是指人身上泛滥的恶（比如三只猛兽，比如凶恶的幽灵），换句话说也就是指人的原始生命力。人一旦意识到恶，那恶就受到了钳制，并且会在理性的引导下转化为善。代表着最高理性的俾德丽采以善或美德的面貌出现，而真正的善是无所畏惧的，她可以同任何令人胆寒的恶抗衡而不受伤害：“你们的不幸接触不到我；这里熊熊的火焰也烧不到我。”^③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具有美德，但这个美德不是用来限制人的自由的，反而是促成人达到真正的自由体验的根本。当人痛斥自己那无意义的世俗生活，将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之际，是对美德的向往导致他进行那致命的一跃。在这一跃的瞬间，新天地就出现了，人的生命于是背离恶的轨道，不断以善的形式展现其辉煌，世俗生活也重新获得了丰富的意义。所以说俾德丽采高高在上，是“我”旅程中的福星。“我”则是俾德丽采的实体，她必须从“我”的实实在在的人生体验中吸取她生存的营养，否则她将苍白而消失。当“我”在昏沉的地狱中进行自我搏斗时，俾德丽采这颗福星的光芒就更为明亮耀眼了。俾德丽采从哪里来？当然是从“我”的心灵深处走出来的，“我”原来就有她，现在才看见她。看见了她，“我”才大胆地选择了艰险荒凉的地狱之路，为的是回“家”，也是为了向天堂跋涉。俾德丽采通过浮吉尔让“我”看透肉体的虚无，使“我”变得意志坚定，在不归路上探索到底。斩断肉体的羁绊却原来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灵肉结构，让肉体更好地发挥能量，真正成为人达到自由的桥梁。深谙这其中奥秘的浮吉尔，既心怀矛盾，又胸有成竹，显露出实验者的真实心情。

与美德相对立的人性中的卑贱是人性中的基础，它永远与美德同在。就为此，美德便意味着痛苦。俾德丽采从那高高的处所将她心中永恒的痛传给了“我”，正如上帝将自身永恒的痛传给撒旦（琉西斐）一样，“我”在发挥这痛苦中，便实现了俾德丽采的心

愿。

“哦天国的遗弃者！卑贱的种族！”
他在那可憎的门槛上开始说，
“你们心中为什么怀着这种骄横？
‘天意的归趋决不能阻止，
并且还要时常增加你们的痛苦，
为什么你们要对他违抗？
与‘命运’抵触又有何益？假使你们记得，
你们的塞比罗为了这样做，
仍然忍受着下颚和喉咙剥了皮的痛苦。”^④

这正是天国的意志与卑贱原始的撒旦之力交锋的写照。天国意志以毫不妥协的姿态横扫障碍，撒旦却要忍着被剥皮的痛苦负隅顽抗。明知是上天规定的命运，仍然要以自动找死一般的愚顽去挑衅，这里面也许隐藏着极深的大智慧？还是剥皮的酷刑本身就是撒旦所追求的体验？当“我”跟随浮吉尔进到死亡之城内部时，问题的答案就全清楚了。天国的意志是属于人类的自由意志，她在对“恶”的否定与全面体认中实现自身。她将一切“恶”转化为善，将人生的价值拔高，也为自身注入活力。充满了烦恼和苦刑的场所，正是自由意志得以实现的场所。人“自找”的刑罚在实施中带有浮吉尔所说的这种特点：

……一事物愈是完整，
它所感到的欢乐和痛苦也愈多。
虽然这些受诅咒的人决不会
达到真正的完整，但看起来
后来总要比以往更接近它些。^⑤

只有那些在心底将尘世的享乐的性质看穿了的人，才会来追求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阴森森的自由（或曰“完整”）。这并不是说，要将尘世的享乐全抛弃，过一种禁欲的生活；而是说人要在发挥本能之际建立起另一种生活，使它与世俗生活两相对照，相互渗透与干预，这样的人才是有理性的人。就是这种内心自省的机制产生了自由的体验，否则人只是肉体或精神的俘虏，并没有什么自由。

第十七歌中那次“奇妙的向下飞行”是一次真正的自由体验。被浮吉尔从悬崖下的虚空中召上来的怪物，是肩负着带领“我”去体验自由的任务的。

看那尖尾巴的凶猛的野兽，
他穿越山岭，突破城墙和剑林，
看那糟蹋全世界的怪物。^⑥

这个怪物却有着正人君子的面孔。一次创造是由生命力的奋起来达到的，怪物基利恩模样丑陋，浑身洋溢着恶，所以能冲破理性的樊篱，进行奇妙的飞行；这同一个怪物却又有着向善的本性，这就使得它的飞行成了有目的的飞行，即，在毫无参照物的情况下从虚空中接受关于方向感的信息。

人在进行这种飞行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四面悬空，一切景象都消失的、死一般的恐怖；还有一种是来自下方的恶的旋涡中升起的可怕吼声的威胁导致的恐惧。在飞翔中人既怕死又怕活，为他导航的其实是原始的冲力，这个冲力在理性的监护之下，能够背负世俗的沉渣（“想想你所负的异常的重量”^⑦），一往无前地在虚空中遨游。飞翔的目的在此排除了任何功利，只是为飞翔而飞翔，为体验而体验，这正符合了最高意志希望达到的境界。

当然绝对的自由是达不到的，所以怪物基利恩在停落下来之后